

无端欢喜

余秀华 著



非外借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无端欢喜

余秀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无端欢喜 / 余秀华著.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133-3045-9

I. ①无… II. ①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1757号

无端欢喜
余秀华 著

责任编辑 汪欣
特邀编辑 唐琳娜
装帧设计 周伟伟
插图绘画 吴黛君
责任印制 史广宜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马汝军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8.5
字数 130千字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7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3045-9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目录

壹 平常人生也风流

只要星光还照耀 / 3

可怕的“永恒” / 19

馈赠 / 23

礼赞 / 30

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 / 34

活着，拒绝大词 / 39

也说死亡 / 47

贰 人生辽阔值得轻言细语

秋日小语 / 53

下午：2015年9月12日 / 59

竹节草 / 65

从四片叶子到十四片 / 71

黄昏上眉头 / 77

叁 有故乡的人才有春天

我的乡愁和你不同 / 87

截一段春色给我的村庄 / 100

无端地热爱——写在春天初至的我的村庄 / 104

过年 / 108

憋着的春色 / 113

离婚一周年 / 119

日记，2015年10月31日，阴雨 / 123

心似驻佛 / 127

不知最冷是何情 / 133

消失的神像 / 142

明月团团高树影 / 147

人与狗，俱不在 / 157

奶奶的两周年 / 161

肆 让我们关上房门，穿好衣服

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不一样的 / 167

疯狂的爱更像一种绝望 / 171



人性的下流才是人民的下流 / 177

手 谈 / 181

冯唐说：人就要不害怕，不着急，不要脸 / 187

造访者 / 192

我们歌颂过的和诋毁过的 / 196

伍 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一个人的花园 / 205

你可听见这风声 / 221

秋夜深几许 / 231

秋日一记 / 235

杰哥，你好 / 239

他从雪山经过，走下来 / 249

我用生命的二十分之一爱你 / 253

我们在洁白的纸上写的字——拥抱，致敬何三坡 / 257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沙雕 / 261

壹

平常人生也
风流



只要星光还照耀

准备好了几天里换洗的衣服：一件红裙子，一条黑裙子，和一件花旗袍。我把它们揉进包里，也把一份倦意一起揉进去。衣服进去了，床上就空了，而倦意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东西，把最稠的揉进去了，淡一点的立刻就生了出来。有时候人被稀薄的倦意包围着，反而有一些安慰。倦意是活物才有的东西，它包围住你了，也是好心告诉你：你还在人间呢。人间不够好，不会给谁欣喜若狂的感觉，但是它毕竟是我们待惯了的地方，其他的地方不熟悉，没有试探的雄心。

这三年，我过上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日子：过一段时间就要出去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一起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莫名其妙，一个人不做一些事情才是莫名其妙。他们对开始产生的不适小心地接受，直到它合理地成为自己的生活状态。或者反过来是世界看我莫名其妙，想把我锻炼成一个不莫名其妙的人。行李里带衣服、茶杯和一些也许用不上的小东西。我

把它控制在我可以背着行走的范围里。想起第一次去北京，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带：没有过剩的衣裳，没有护肤品，没有茶叶，也没有多一点的零花钱。但是现在，尽量少带的情况下，回家的时候还是重重的一包——除了一些友好的陌生的情意，还有书啊，茶叶什么的都要一齐背回来。

我的身体有时候好有时候又不好。好的时候我也乐意背多一些东西，不管是不是用得着。心情再好一点的时候，我就把这当作锻炼身体的一个方法，有时候也想把心里沉重的东西物化了背在背上。如果心里所有的重都可以物化了背起来真是一件好事情。背着的东西总有一个卸下的时候，比如到了目的地之后，比如在旅馆睡觉的时候。但是心里的重实在难成背在背上的重：能够转化的事物就是可以解决的事物，但是没有许多能够被转化的事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首先生死是不能转化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对生死的恐惧是不能转化的。最为直观的是我身体的残疾和虚弱是无法转化的。

这是一个应该被忽视但是又不得不悲伤的事情。记得去年，我一个人从北京西站回家，出租车把我放下以后，我七弯八拐去找候车厅，要进候车厅就要上一个很长的台阶。那天我的身体状况不好，包又很重。上台阶上到一半摔倒了，旁边有一些人看着我，但是没有一个人拉我一下，我挣扎了几下，没有力气爬起来，索性坐在地上歇一会儿。这个时候我的羞耻心消失了，它的存在几乎就是羞耻本身。我需要做的事情是走到候车厅，坐上火车，然后回家。如果连这个也不能完成，我的存在就会成为一个拉不直

的问号。当然这个问号偶尔能够被拉直，但是那么快，它又会弯曲起来，在人世里跳跃着行走。我在人来人往的台阶上坐着，也在陌生的好奇的冷漠的目光里坐着。如果这个时候感觉不到孤独那肯定是骗人。想着自己掏心掏肺地爱过的一些人，如果他们知道我此刻的处境会怎么想？我肯定不能坐在地上对他们说爱，甚至我也不能坐在摔倒的地上对这个大地说爱，我不允许自己这样，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允许自己这样。

当然是爬起来了，当然是回家了，但是我怎么也忘不了这个场景：一个人背着重重的包在人群里摔倒却没有力气爬起来的样子。现在我想起来就觉得那个时刻真实可触。一个人在疼的时候才知道疼还在自己的身体里，没有被酒精麻痹，没有被飘到半空里的名誉的、侮辱的东西麻痹。尽管世间种种，我们都不过在寻找麻痹自己的东西：小情小爱的小麻痹，功名利禄的大麻痹。我们没有处处摔倒在台阶上的疼，我们只有无时无刻从半空里垂直打下的虚空。回想起来：这虚空从降临在身体里的那一刻开始，就伴随连绵不断的层层加深的虚空而极尽了一生。从婚姻开始，两个互不相干的人莫名其妙地走在了一起，还有一纸不许随便离开的契约。我们以为两个人在一起就能够增加一倍对抗虚空的力气，从身体到灵魂，从肉体到精神，这是人最初和最后的期许。但是很快就发现，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两个身体和灵魂之间有缝隙，发现缝隙的存在就是怀疑开始的时候。怀疑是一种力量，让宇宙的运行都可以倒转，当然缝隙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崩塌。

这些存在的，虚空的，看得见的，摸不着的最后都被背进了

包里。它们有等量的质地等量的份额，在虚空和现实里自由切换。我试图把这几年经历的事情理清楚，给自己一个可以相信的交代，但是到现在我还是做不到，如同一个被洪水裹挟的人不知道洪水是在把自己往哪一个方向带。然而再往前，二十年几乎以为无法改变的生活，清楚地看到是绝望把生活带进更深的绝望。什么都模糊了，绝望就异常清晰。当一个人没有力气对付绝望的时候，她就和绝望混为一团，在水里成为水，在泥里成为泥，在地狱成为鬼。当熟悉了绝望，绝望也是虚空的，偶尔奢望被偿还，但是看不到被偿还的途径。有时候感觉肉体也是虚空的，血和肉那么容易损伤，那么容易销蚀。两种都容易被损伤的事物里，是什么在如此积极地支配这一切呢？

或者说：是什么支撑着把余秀华的名字在人世里游荡了四十年？现在想来没有支撑，或者说支撑已经抽离了。没有一个信仰一个可以得到安慰的东西在生命的历程里劝告或者重组，一个名字恍恍惚惚，没有可以得到的也没有可以失去的，在存在和毁灭之间索性玩世不恭。当然，能够做到玩世不恭的人需要极大的智慧和豁出一切去的决心，更多的人是在玩世不恭和认真做人之间摇摆不止，我们做不到大奸大恶，也不甘心把自己活成一个被许多人瞻仰的榜样。我也做不了一个隐士，当然离真正的俗客又颇有距离，所以做一个平凡的人也有许多干扰和不得志，所以我一次次外出又一次次回来，任其裹挟、冲撞和毁损。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在被毁损而袖手旁观，一是她认可了毁损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和生命共存而且一起向前的一个部分。

一个人的精神里至少有四分之一一个阿 Q。我们常常嘲笑的东西往往回过头来完成对我们自身的救赎，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或者故意回避了这样的契机，但是它一定是存在的。是的，我带了几条裙子出门，但是难堪的是，我坐在那里，怎么样都无法把双腿合拢，疾病的存在也让我丧失了优雅。幸好优雅不是一个人生活的重要部分，甚至不能成为一部分，它不过是一个女人绸缎似的哀愁里的一根丝线。基于随时被抽掉的这一根丝线，我常常让身体里四分之一的阿 Q 变成二分之一的阿 Q，它让我在尘世里摇晃的身体有一个靠处。这个靠处是靠着地面的，几乎没有倒下去的可能。这真让我欢喜。

到了火车上，阿 Q 就规规矩矩地从身体里撤退，不留蛛丝马迹，等着下一次我对他的召唤。我一般把包放在地上，这样好拿，等下车的时候就不需要别人帮忙我把它从行李架上取下来了。我一直背着朋友送给我的一个包，从来不敢拖着拖箱出门，因为上下台阶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拎，这是身体的局限。身体的局限就导致了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不知不觉导致了思维方式的改变，这是我不能知道无法辨别的，而且来路已短，我也无法从另外的路上试图，重组和塑造，这就是人生的局限，是人生本质上的悲哀。一个人上路，生命里可以陪自己的人越来越少，亲人纷纷离世，让人在这样的悲伤里一直回不过神。只能身披悲伤，继续在人世里横冲直撞，完成我们没有完成的人生。

火车从湖北荆门向四面八方奔走，像一个找不到方向的人。我跟着火车向四面八方奔走，是一个寻找方向的人。而方向也如

同一次感人肺腑的开悟，迟迟不能到来。在火车上看风景是我坐火车最多做的事情，有时候带上一本书也是没有心思看的，总是盯着窗外，尽管有几段路我已经走了无数遍，但是我还是会看它们，它们在短时间里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还是想看它们。甚至在夜里，我也望着窗外，我想着在黑暗里可能一闪而过的奇异的风景或者灯火。我不知道这样的灯火能不能安慰我，但是我就那样等待着，像等着一道神谕。风景在风景里重复，可能产生新的风景，夜色在夜色里重复，可能等待的是一道神谕，一个奇迹。尽管像我这样的俗人，无法等到它真正的出现。

上一次去重庆，从荆门到荆州。再从荆州坐高铁去重庆。在荆州转车的时候，司机对我一个人摇摇晃晃背着一个大包很好奇，问我去干什么。我说在重庆有一个项目就把他忽悠了，不然他会怀疑我的脑袋也有问题。至于一个人的脑袋是不是真有问题，这也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或者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或者说，我就是带着哲学问题出生的一个人。岁月惠人，年纪会给人一些安慰和安全，在我二十多三十岁的时候，如果我这样出门，一定会被误会为受了家暴而离家出走的人，或者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人们不敢接近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病发了给不相干的人伤害。如今我四十岁了，岁月给了我一张与人无害的脸，让我在大地上行走少了一些障碍。当人们能够用慈祥的目光看你的时候，与之对应的，你已经变得慈祥起来了。一个人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老了，老了的人多少会得到生活和陌生人的宽容，就是说刚刚迈出脚在大地上游走的时候，我已经老了，

这真是一件悲伤的事情。但是还能走动，多少抵消了这样的悲伤，相比于一辈子困顿于一个地方而无法迈出脚的人，这无疑是天赐的幸福。

从湖北到重庆，从平原到丘陵再到崇山峻岭。按理说这是一个逐步陡峭的过程，但是拿出地图一看，也就是从大拇指的左侧到大拇指右侧的距离，地图把大地缩小，随便也抹去了人在大地上走动的路途，地图上没有人，也没有入了人眼的花草树木，有的是河流，山的模样，这些都是模模糊糊的，只有路清晰得很。在地图上，一个人会看出自己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但是却不能清晰地知道当时当刻所处的经度和纬度，它们一次次交合，人就在它们无数的交合的点上往前跳跃，我们都是被网住的人，人的一辈子总想在什么时候突然冲出这个网，但是发现这其实就是徒劳，而人如果没有一点徒劳的精神，也就没有了认识的趣味。

刚出荆州城的时候是平原。想当年刘备借荆州在如此广袤的平原上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勇气，而刘表不过是自己败给了自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笑话嵌在历史的城墙里。这是人的性格和见识的选择，无所谓对与错的问题，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已经无法还原的虚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无一遗漏地呈现。而那些无法呈现的东西恰恰是文学性地被遮蔽在历史的长河里。或者说也是人性的微妙处。正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才托起了一个国度灿烂的文明。但是火车的行径处，这些能够给人想象的遗址是看不见的，或者从另一个层面上说，人不需要一年年凭吊这些遗址，不说那是已经过去的无法确定的历史，单单往前看，人类的文

明发展到高峰一定会毁灭。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处于这一段毁灭的什么阶段，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多少自信能够迎来自以为是时候的毁灭。所以，我知道这是一个游戏，从出生开始，就陷进了这个游戏的圈套里，但是除了以无聊对待无聊，又有什么好的途径呢？

平原上能够看到的房子都是平庸的建筑。这个地方这个时代人们已经没有了心思创新，好不容易有一段和平的时期，就抓紧享受吧。所谓的享受就是接受日复一日的平庸，而且把这些微毒的日子在空酒杯里转化为甘露。大多数是二层楼房，灰的红的瓦顶，刷白的墙壁，恶俗的是再在白墙壁的四周刷一圈红色的油漆。这些房子静谧在那里实在是丑，它们剥夺了大地上存在多时的和谐之美。但是另外的和谐又时时刻刻存在着：当一个老人或几个孩子在这样的房子前面坐着、玩耍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些房子的表情微微一动，仿佛微风轻轻吹动二月的树梢，人间之美一下子蹦了出来，让你无话可说。房子周围尽是稻田，从一栋房子到另一栋房子之间都是稻田，这时候稻子已经吐穗完成，正在经历一个饱满的过程，在火车上看不到这些细节，看不到它们从顶部开始黄，开始灿烂，开始在每一阵风里一点点庄重。它们在这里也许已经多年了，每一年都庄严地承担这样的成长和成熟。想想我的村庄，那个叫横店的地方，已经被一种似是而非的新东西所代替：新农村的兴起让我再无法和从前一样推开门就看见这些风里的景物，这些本来就应该置身于农民身边的自然之物。我，这么一个村庄的农民，正在失去能够称之为一个农民的根基，但是另外的看起来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进入了，我没有办法识别哪一种生活方式更好，